PL
2503
T36
v.10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對 原第十四卷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問答 原第十五卷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說原第十六卷

天說
鶻說
捕蛇者說
朝日說
䄍說
說車贈楊誨之
謫龍說
羆說

觀八駿圖說
傳原第十七卷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蝜蝂傳
騷原十八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憎王孫文
哀溺文
招海賈文
弔贊箴戒　原第十九卷
弔屈原文
梁丘據贊

誡懼箴憂箴師友箴
敵戒
三戒
銘雜題原第二十卷
劒門銘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武岡銘
井銘
咸宜

吏商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序 原第二十二卷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送豆盧膺秀才南游詩序

河東先生全集卷三

對 原第十四卷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旣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兹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鰽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

其饑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抵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噏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

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鮒鱮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鮞遺肖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呑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驪韓魏以爲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戹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

恣足

傲然以爲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溪而造謀王之不寤臣恐王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邑脅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鱻(與鮮同)藁(音稿)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王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共地三分

倣國策而文釆過之尺幅一如梓人傳○作者其知悔乎與懲答賦叅看可也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

折以貪泉巧妙

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予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

繞見作者本旨

讚賞自訟

辨鋒

游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趍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

荒涼昏默萃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溪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榔子惟不自貴重以至于敗榔子之敗一愚字蔽之宋人謂宗元不愚苟矣怨艾之音詞旨嗚咽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

宋子京極賞此日爲新語

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茲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進一步結險語潑悲然悲而不怨

問答 原第十五卷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巑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覤闟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縈紆徐夷延若飛鳶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

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音汾）濁糜沸黿鼉詭怪于汨汨騰倒駃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鴿于巘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湍洴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橦檣之所御鱗川林甃藪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

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棘爲矛爲鎩爲鉤爲鏑爲鏃爲　爲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褷褷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跕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𩦼𩦼音詵溶溶紜紜輻輻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驗音撿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旍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驚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齒兩切怳許往切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

人搏決然坌（蒲悶切）躍千里相角風騣（祖紅切）霧鬣劚（音斸）山抉鍪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粱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鬭目相馴聚溲更虗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縈繞俛乳俯齕蟻雜螽集啾啾濈濈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鑾鉞以佪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滃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

木無可賦也
賦代木

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磵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溯泉源之淦瀅。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白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及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硍硍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瀆瀆瀰瀰洶洶訇訇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嘎捎殺摧崪坱圠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鶴鶖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濃突硉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滙流雷解前者汩越。後者廹隘。乃下大龍門之懸水摺拉

細寫

又賦木之濯聯

魚亦無可賦
賦捕魚

頹踏捽首軒尾頽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沿山觸太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峙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叟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彪邪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犨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罥留麗罣織絓其間巨舟軒

河魚一條尤怪辟

暗用劉崇事

昂仡仡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黿逐毒蛟叱馮夷立水滸捜攪流離掬縮推移深會網壓騰天瀰圍捭擗擁蹶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如霙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遞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衙衙復就鱗切莫保龍鰭具糅（女救切）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鯋鰭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塡溢饜飫腥膏舄鹵開腧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晏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邐瀰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潗潘滑汩彌高掩庳漫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瀯瀛沛濊偃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熚結迅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羃羃奮償

音客

離析。鍛圭椎鑿。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洛孔切嵸祖紅切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涵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雹走。互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堆之。皓乎懸圃之巍巍。巘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贏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

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交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

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攘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

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諫而流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鬭諫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

敬再拜受賜

備考

掎角也　邅邪行也　靡曼也　呀張口　景霍景大也謂霍太山　戴鳶同　駃馬足疾也音佚　鴿

一本作領　大鹵太原見春秋　蓐收西方之神　招搖北斗七星也　跕墜飛鳶跕跕墜水中見漢書跕徒

牒切　膠角犀兕見周禮　跟超跟足根也韓卒超足而射見戰國策　蘭筋見相馬經　秦神鞭石

秦始皇事見三齊略記　商顏商山之顏見前漢志　富媼后土稱　巃嵸山貌見上林賦　懸圃在崑崙上

太白山名在扶風

長袖善舞而又秀氣孤秉宜其辭之窮工極詭至於如此也上

掎魏晉之覘下斷宋元明作者昔劉辰翁亦激賞此篇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迹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遇揖目動聞言心惕跱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佷佷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

(借口 發○憤)

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繆因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

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愍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汪洋深閎端貞鯁亮包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

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趦趄批掁而追其迹
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潑剪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纖
鉗塞默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佊佊恤恤卒自䀉賊固不
足以雕玕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竪雜博天旋
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莩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鄂蒙愚
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
呼噓陰陽轇轕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潗湁毫聯
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摛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
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吝從而擠之不亦

忍乎且夫白義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麽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蹁躚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未掇一歌明己志也文倣漢人出入曼倩子駿之間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

漢書楚世帶 玫

其表導以其旂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覺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償飲食踦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頹之駒頹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尨無異技硜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皁恆少食屏立擯辱掔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廐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涖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廐人咸曰病頹駒大而不尨可秣飾焉他馬巳㓝庫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藤之絲浴剔蚤鬋子淺切刮惡除洟莝以雕胡秣以香萁錯目鱗纕音襄馬腹帶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儒隹切或膏其鬣或劘音磨

其䑏視隹切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聽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黨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艮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刻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鈌百事交并駢

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覽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十年不復不及覽僧病馬之有遭言何哀也此雖小文亦入西漢

說原第十六卷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

奇肆

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以是物不能賞罰爲前半篇進一解盡天人而二之以天地之宜天地爲頑然塊然者是渠家常話一豪酒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輯評 王元美曰此非正論故篇中下有激二字借人自解

此亦可謂怪於文矣讀之亦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見當日二公談鋒亹亹泉涌電發籍湜亦當退舍

避之然水部責韓公好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論則此說必其所
腹誹也

鶻說

有鷙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烏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彀（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

結淒然

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音逖）然其動砉（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顧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饑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

免賦之樂復
[illegible]之苦淋漓
[illegible]

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截句佳）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句）（稜上句極寫）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爲此說以俟採風善矣自唐以降稅愈繁斂愈急上君子於催科之中弗忘撫字使民受一分之惠而不至於雞犬之不寧庶不枉讀此文者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

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詳核是議制體

䄍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懺（惝全）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懺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

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此說甚正堯湯一段畫蛇添足矣湯不嘗以六事自責乎截絕

天人放廢箕範子厚宿疾痼不可治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輊。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

輿衍而義甚精

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誦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

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備考

杼牟 見考工記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也 曳 易曳祥葬車其輪也 巢 兵車高者以望敵

垂緌 緌音雖舒散其旌也 蚤 爪同輻入牙中者

豔富蒼堅兼國語考工之美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一柳文於凡寓言每用一語見本意冷絕峭絕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疑衍）持弓矢甖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亾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作僞者嘗汗下○不善內而恃外權門尤甚其爲人捽搏挽裂腐骨爛於鼎鑊間者時時有之而前轅甫敗來軫方適可慨

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音欺)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

正論

兩句中單收
雙結收有力

爲者覩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倛頭爲龍鳳麒麟蝗蝦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從駿圖引入聖人雙股開合亦一法

傳　原第十七卷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音售）咸譽清疾病疕（卑履切）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

一篇阻險過此如江水出峽矣

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

項上又序

冷

說盡矣收句轉得不盡之趣

市道人也椰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傳之變體與昌黎太學生何蕃傳略同俱序事議論參雜而出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入理

造句尤入理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以煩爲戒雖然此特有司之好事喜名者耳較諸悍吏之來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害之輕重何如耶近世有司有命促爾耕者乎督爾穫者乎視窮旰之耕織畜字藐焉不以動其心而叫囂隳突無虛日也是則官戒有緩急吾願長人者急戒彼而徐讀此可也

是兒膽智具足非獨勇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刼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野市曰虛方言也）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

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
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
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
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
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
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
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
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事奇文奇一結有扳山之勇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隙全）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劉○辰○翁○）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曰是○文○章○布○置○處○）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

立案詳盡

三折蕩漾入爲法何繞不竣又有勢

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

河東胸中實有一副佐天子宰天下學問而出以比興使觀者易喻耳至所謂毀骨者有乎無乎其爲技果然乎抑否必爲乎存恐乎知之

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

此段倍鼓舞

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

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黙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一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弇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

已複而易厥鄉弇洲言是謬然公爲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折肱之談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同饘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

愛憎之巧

謫永後與劉
呂蒨情如膠
漆至欲以柳
易播可謂不

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於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彌節薄游

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

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

跟不能容衍一章

蝸休於殼龜黿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

巧夫總繫

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

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

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切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懼疑

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

負所知矣

容色之巧

造請之巧

言語

文章

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摇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

寸姿媚罵盡
千古諧俗人
白婉軟笑絕
千古諧俗文

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囂昏莽
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刻羅萬金不豫弊帚䟀呈豪傑
投棄不有眉贖頻蹙喙唾胷歐大赦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竊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
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
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姸冤悌卷孌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
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靑裒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
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

白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志。審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畀。汝愼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非自懺實自頌也雕刻世態劇於送窮

罵尸蟲文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蘇公巷伯皆古之善罵者公其紹歟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側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

處兮不擇穢卑潛覬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恆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恙心短蟯穴胃外搜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

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庤收震怒將勑雷霆擊汝酆都麋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壯結

舊注云公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雪用之詔補袁州刺史諫官頗言不可遂罷作此以嫉其惡也余按袁州遷擢公集中並未一見韓公墓志曰既廢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推挽則宰相惜才之言虛實未定大較此文之作以罵世之萋斐工讒喙

者云

斬曲几文

大處起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楹齊爲閫閾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去聲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遙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癃蹇艱難不可以遂遂齬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巑岏含蝎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

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巳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

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慝在肩爲僂在膝爲

攣戚施踦跂傴僂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間誰其類惡木盜泉

朝歌迴車餔饋截焉賂王而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

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違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

且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在心爲賊一叚凜凜爰書

宥蝮蛇文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瘇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卽而汝卽彼犯而鬭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

（兩詰醒甚爲宥張本）

嗔變爲憐柳子居南夷讀佛書之效

李林甫諸人心事實亦難

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趍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螾焉可得已凡汝爲之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

解被若病乎
已四字活活
畫出

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檻窖吾垣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噫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挟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竪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虀碎我雖汝活其惡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悛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貸陰陽爾造化爾道焉乎在可不悲歟

先生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皆爲賊賢害能

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曰先生欲自持其身無逢其害故悲而宥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爲愈乎爾

憎王孫文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蔫然以是猨羣

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齚猿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闘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旣兆其盈
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趍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逸而居

辭可唱歎騷味尤深

哀溺文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泄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㫄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膂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

[illegible]楚人身自
天子至焦人
一也

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鬖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黿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嬴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誅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慮

柳先生以騷詞發舒憤懣而教戒寓焉蓋三百篇之遺也其可

錄者最多而哀溺招賈其卓卓尤著者嗟乎余讀哀溺篇公所
以木鐸大珉者至矣珊瑚八九尺胡椒八百斛適足爲饕餮磔
身赤族之資可無哀乎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渙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怳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嶕（音堯焦危高也）兮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棱鬛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齗叉牙踔嶔崖蛇首彘鬛虎豹皮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滛滛嶷嶷君不返兮

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罝滔危顛崩濤搜疏刻戈鋋時連切君不返兮砉霍虢切沉顛其外太泊泙奫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頹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惘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

所以歆之

登謀讀煮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諸爭下車道遙縱傲世所慈君不返兮諡爲愚吝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作者苐吝海賈耳然賈尚不可爲而況於海海賈尚不可爲而況溺於宦海亦爲大張言提其耳矣

弔贊箴戒　原第十九卷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葷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娭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惡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

三閭知巳

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亾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

弔古傷今欷歔悲切

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羋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嘗與賈太傅竝馳而所見似出太傅上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賢不覺。卒覺於此。媚子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忝其爲政。政實允理。時賭晏子食寡肉。鈌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隳。後之嬖君。卒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圮。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忠焉孔瘁。

備考 告君使賜 見晏子春秋

升降之感拈出可涕

知幾其神乎性有居易俟命而已

誡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忿，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

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

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備亞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
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亾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亾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秪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名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諸箴此爲第一　出則無敵國外患孟子憂之矣始皇滅晉足洗穆公三敗之恥然秦不亾於穆而亾於始皇可鑒也

三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

惡似而非者趙括似奢王安石似伊呂向使不出其

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拔到今稱之矣

冷峻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狀物倶史筆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

劍門銘

惟蜀都重險多貨泜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延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

地乘山斬虜以過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刳胷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贊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爲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峙惟外區界山爲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弁羌髳狂猾窺隙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刻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

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陳爲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路空夷
覘阻艱破裂層壘殄殲孽頑內獲固閫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
嘽嘽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綮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
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備考

師喪衆暴韋皐卒劉闢亂嚴公嚴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曰守臣嚴秦礪命秦收劍州破敫

丹井絡坤垠蜀分野星在井絡卦爲坤維土之外區見劍閣銘蓋大劍山與小劍門相去三十里連山絕壁崎若門戶外區言在區域之外也

天兵宰相杜黃裳薦高崇文元和元年以崇文討闢詔礪同討

擒闢者高也嚴守劍門豐儲峙又命麾下將首挫賊鋒故得與

功懋之賞銘辭鏗鏘然無一溢語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噉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甿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

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
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
懿厥孝思兹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刄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掛巨
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曾惟昔曾侯見
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醇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誠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孟堅之法孟堅之采或謂蘇文忠嘗倣是法碑錢氏王介甫稱其文在太史公年月表間然文忠翩躚鼓舞自近于長此純乎班氏氣體各有合也

武岡銘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悉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

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踴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卒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大不爲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巳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貽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瀰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戸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大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

完旣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蠻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鮮同輸賦於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顚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怭遵公則昜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備考 蠻獠雜擾 辰漵蠻酋張伯靖叛殺長史據辰錦諸州結九洞以自固 兕渠革面 史謂伯靖降於荆南節度使宋綬而不及柳當是史逸之

銘詞並美劍門敘尤高古○舊唐書最疎陋序云投刃頓伏又云纖來於潭柳績鑿鑿明白而伯靖之平史不一及并柳傳亦

不書微此銘失之矣

井銘

始州之人各以罌甈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寔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士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日新

幾不能衷益一字

咏歎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亾王之臣多死冠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隷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刼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刼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昬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傺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昬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傺其死後

承不幸

承始之幸

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亦雙排說去而奚兀峭悍劍戟森然至如舜禹謗譽兩篇未知

阿誰所作漫載河東集中而後人或因而錄之可笑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敓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故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

細細握算

說發

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涸海以爲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

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倩其功緩以疏未

若孔子之急民也

吏而商也百感千吁

題序 原第三十一卷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从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

此所謂怪

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

非彼所謂怪也卽用彼矛所謂奪稍難於避稍

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

揭破

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

拓開

又拓益奇

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說得俗子敗興

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亦勞甚矣乎

韓傳柳題猶伯牙鼓琴鍾期聽之宜其踴躍賞歎不遺餘力也昌黎俳諧見許柳州以此知材分相去僅若尋常則其學問性情嗜好必有格格不相入者觀張水部書則知之矣

左傳載策命詞令史記於秦始皇漢高文各載詔書似非不參以言者

春秋後語晉孔衍作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紏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擶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

二典三謨見其簡矣未見其埜

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

訖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表章宗直搜討之勤仍刪取舊敘繫於後又一體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聞歲驟遊邠墟今戎帥楊大夫將爲候奄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況斷壯勇尊志武力出麾下取王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指吐蕃）陷河右逼西

鄙積兵備虜縣道告勞内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麼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壖拓逹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𭃄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愼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於漢史眞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備考

楊大夫名朝晟侯菴張老爲侯菴主斥候見左傳時朝晟爲節度韓遊瓌都虞候故云代之

位張獻甫代遊環兵不靖朝晟斬首惡獻甫始安及卒以朝晟代時貞元九年漢中新平實爲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書記新平即邠州勇爵齊莊公事見左傳以愼辭令昜獨孤與虛談者不同意與豪邁全得諭蜀父老筆意○先生諸體惟序遜韓而永柳以前草率應酬滋甚余力汰之此序當屬先生著意之構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闢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際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愼勿以知文許之

小有意韻耳未過自矜重而後人信之稱爲一言九鼎不畏作

者揶揄其後耶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栝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悔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衡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矣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

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不能止其行而姑欲其速反可謂忠告善道矣提耳之命其辭

甚文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三終